

“南洋”新考

一提起“南洋”，近人皆知指的是“東南亞”。然此二名的起源及彼此之等同，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東南亞”一詞是英文South-East Asia的譯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行，其概念包括中南半島與馬來群島各國。但該詞的英文寫法也不盡相同，如英國軍隊用South-East Asia或South East Asia，美國作家寫成Southeast Asia^①。至於“南洋”一詞，則出自中國古籍，經過數百年之演變，成為“東南亞”一名出現前該地區的專名。

作為今東南亞地區與海域的專名，“南洋”一詞最早起自何時呢？過去一般認為首見於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的〈南洋記〉。但筆者根據自己在搜集南海交通地名資料時所見，提出可上溯至明朝嘉靖年間，出自鄭若曾《海運圖說》所記，並為此發表了幾篇文章^②。本來計劃系統地閱讀六朝唐宋以來的雜著筆記，進一步積累資料，渠料不久即播遷南溟、徙居香江，幾至完全脫離學術研究，更遑論瞭解學界同仁的新成果了。學友高華兄等的《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③，自己很遲才得以拜讀。該書所引南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中，記有一些南洋、北洋、東洋的寶貴資料。去年二月，筆者返回故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泉州國際學術討論會”時，學友傅宗文兄又道及《真西山文集》之事。筆者雖長期孤陋寡聞，唯一點學子之心未泯，故趁四月初返廈門大學參加母校七十周年大慶的短短數日，請同窗雷錫英姐代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之善本，匆匆瀏覽並摘要錄下。經過一番思索，深感對“南洋”範圍的演變，有重加檢討之必要。

（一）宋代的南大洋海、東大洋海

在中國古代，對於今日世界浩瀚的大海洋，最初只統稱為“海”。《說文》、《爾雅》、《釋名》等辭書，或未收“洋”字，或未將該字作海洋

意義的解釋。晚至清初，《康熙字典》在“洋”字的其他解釋之外，也只註明：“又海名〔徐兢使高麗錄〕洋中有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黃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

唐代以前，佔世界海洋總面積約百分之九十的大洋，被稱為“大瀛海”⁴或“漲海”⁵。而大洋的邊緣部分則被稱小海或裨海。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凡來自中國以外的物品現常冠上“洋”字，如洋蔥、洋芋等，但從前域外之物則多冠以“海字，如波斯棗稱海棗、石榴稱海榴。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在“海紅”釋名一項，曾引唐李德裕《花木記》云：“凡花木名海者，皆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

因此，中國古籍對於今東南亞一帶的海域或洋面，最早是用“南海”一名泛稱的。東漢揚雄的《交州箴》已將當時交、廣一帶的海域稱為南海⁶。而劉熙的《釋名》更明確地指出：“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⁷。

可是到了兩宋之際，隨著羅盤之用於遠洋導航，人們對於海洋的認識就大進了一步。根據目前所知，成書於北宋宣和元年（1119）的朱彧《萍洲可談》，最早記及“舟師……陰晦觀指南針”之事。稍後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即上述《使高麗錄》）也載有“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同時，許多“洋”名紛紛出現：如徐兢提到“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姚寬（卒於1161年）《西溪叢語》卷下指出“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成書於淳熙五年即1178年）提到“交洋”、“交趾洋”；《真文忠公文集》記及“漳州沙淘洋”、“潮州海界蛇州洋”、“本州海界圍頭洋”和“賴巫洋”⁸；吳自牧《夢梁錄》（宋末元初成書）中則出現“七洲洋”、“崑崙洋”、“沙漠洋”、“蛇龍洋”、“烏豬洋”等稱呼⁹。

宋代出現的“洋”名，並不只是限於局部地區的海域。《真文忠公文集》屢屢提到“徑入深洋”、“俯瞰大洋”、“在海洋行劫”¹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初成書的《侯鯖錄》已明確道及：“今謂海之中心為

洋，亦水之眾多處”^①。此種認識已同現代關於大洋的定義，相去不遠矣。

既然兩宋之際對海洋的認識已有長足的進步，其成果自當反映到今東南亞一帶的海域。首先必須提到的是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該書以廣州為本位而記述，並載有“東大洋海”、“南大洋海”等名。如卷二敘述海外諸蕃國時指出：“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洋中有嶼萬餘，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閩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洩，非復人世。”此處之三佛齊、閩婆當在今印尼的蘇門答臘、爪哇，女人國或在印尼的蘇拉威西島（Sulawesi I.），故其南大洋海、東大洋海均在古代南洋的範圍內無疑，而又多指中國域外之洋面。由此還可看出，兩宋之際應是“海”、“洋”並用，而且逐漸以“洋”代“海”的過渡時期。

宋代不僅有“南大洋海”、“東大洋海”等稱，而且出現了“南洋”、“北洋”、“東洋”諸名，見於上述的《真文忠公文集》。據《宋史》及有關載籍所記，真德秀在南宋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間初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後又於紹定五年至六年（1232-1233）間進徽猷閣而復知泉州。泉州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海外貿易港，真德秀的許多奏摺都涉及海外交通與貿易，並把舟子船工和商人習用的“洋”名記在官方書上。茲略引其所載如下：

“永寧寨……其地闔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控扼之所，圍頭次之。”“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闔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圍頭……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於此稍泊”，“巡緝海道，合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擊）蓼寨止；自水澳以南，永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寧止”^②。

上述諸地，岱嶼在泉州灣口，水澳在深滬灣口，烈嶼即小金門島，小兜在今惠安崇武，擊蓼寨（又稱吉了寨）在莆田湄洲灣北面沿海，其餘古今地名變化不大。

據真德秀所述，北洋指湄洲灣以北的海域，南洋指今廈門港以南的海域，東洋則指今台灣海峽或其東之海域。而自擊蓼寨以南至烈嶼以北，正是宋代泉州府界，故所謂南、北、東洋係以泉州港口為本位而劃定甚明。

《真文忠公文集》的南洋、東洋是否包括有今之東南亞地區，似難斷言。不過，這些名詞之記錄本身已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東西洋名稱的同時出現，一般認為始於元代，但元朝為時不長，其航海事業是在兩宋高度發達的海外交通貿易基礎上，繼續發展起來的；故東、西洋等名絕非憑空而降，在宋代載籍中已可見其端倪。就這點說，《真文忠公文集》的記載，確實彌足珍貴。此外，廣州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首要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但在南宋至元初一度讓位給泉州。由周去非的南大洋海、東大洋海，到真德秀的南洋、東洋，一方面固可視為海洋概念本身的發展，另方面或亦反映廣州、泉州此種地位之變化。

（二）元代的小西洋與大小東洋

如果說，南宋時的“南洋”、“東洋”並未明指今東南亞一帶的海域，而且當時也沒有此類的“洋”名；那麼到了元代，東南亞地區的廣闊海域已有一系列具體而明確的“洋”名來表示，它們就是“小西洋”、“小東洋”和“大東洋”。

“西洋”一名最早應見於元代載籍，按成書年代先後依次為徐明善《天南行記》、周達觀《真臘風土記》、陳大震等《南海志》、汪大淵《島夷誌略》。但前兩書只載有“西洋國黃毛皮子”或“西洋布”，其“西洋”所指為印度一帶。只有《南海志》、《島夷誌略》才同時提及“東洋”、

“西洋”，其範圍包括今東南亞地區。尤其是大德八年(1304)成書的《南海志》，時間既早，名目又多^⑩，載有西洋、小西洋、東洋、小東洋和大東洋等。

依照《南海志》，係以廣州為本位劃東西洋。即以廣州—加里曼丹島西岸—巽他海峽為分界，加里曼丹島、爪哇島及其以東的地區、水域為東洋，以西的地區、水域為西洋。其東洋又分大、小東洋，均在今東南亞。西洋則以馬六甲海峽為界再加區分：由蘇門答臘西岸至阿拉伯海的印度洋還稱西洋，或如明代部分載籍稱為大西洋^⑪；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南海西部則稱小西洋，其地也在今東南亞。

下面試對《南海志》所載的小西洋、大東洋及小東洋諸條略加以分析，以明元代對東南亞地理認識之深入^⑫。該書有“單馬令國管小西洋”和“三佛齊國管小西洋”兩個專條，所列地名多在今馬來半島至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一帶，包括馬來半島東岸的日囉亭(在泰國的Ranong府一帶)、崧古羅(今泰國Songkhla)、凌牙蘇家(在泰國的Patani)、佛囉安(今馬來西亞的Kuala Brang)、吉蘭丹(Kelantan，今Kota Bahru)、晏頭(Endau)、丁伽蘆(Trengganu)、迫嘉(Paka)、朋亨(Pahang)、口蘭丹(今馬來西亞的Kuantan)和單馬令(馬來西亞的Tembeling R.流域)，蘇門答臘島的南無里(北部的Lamuri)、不斯麻(Bulohsama)、沒里琶都(Muaraputus)、深沒陀羅(Samudra，在西北部Lhokseumawe一帶)、不刺(Perlak)、啞魯(Aru)、監篋(在Kampar R.流域)、欖邦(南部的Lampung)；以及龍牙山(Lingga Is.)、龍牙門(新加坡海峽)、棚加(Bangka I.)、不理東(Billiton I.)、亭亭(Dindings Is.)等。由此可證，元時的小西洋指馬六甲海峽及其東的部分海域，約當於南海的西部。

從《南海志》所載“單重布囉國管大東洋”、“閩婆國管大東洋”兩條看，元時大東洋的範圍約西起巽他海峽或加里曼丹島西北端，中經爪哇島、加里曼丹島南部、蘇拉威西島、帝汶島，直至馬魯古群島一帶。單重布囉(Tanjongpura)所管之大東洋，大致由加里曼丹島西北

岸至馬魯古群島，依次包括論杜（即沙撈越的Lundu）、三啞思（在加里曼丹西北，即印尼之Sambas）、沙棚溝（加里曼丹西北之Sipang岬）、王琶華（加里曼丹西北之Mempawah）、質黎（加里曼丹西南的Djelai河流域）、故梅（加里曼丹島南岸的Kumai）、訖丁銀（加里曼丹島南部之Kotabaringin）、呼蘆漫頭（Kuala-Mendawei，在加里曼丹西岸）、琶設（加里曼丹島東南部之Passir）、故提（加里曼丹島東部之Kutai河流域）、頻底賢（蘇拉威西島西南之Bonthain）、孟嘉失（蘇拉威西島西南之Macassar）、烏譚麻（蘇拉威西島西南之Watampone）、盟崖（即Banggai Is.）、文魯古（即Maluku Is.）、盤檀（即Banda Is.）等。

閩婆國所轄的大東洋，則自爪哇島西岸直至帝汶島，依次包括孫條（Sunda，今譯巽他）、白花灣（爪哇島西北部的Krawan一帶）、淡墨（爪哇部的Demak）、熙寧（爪哇北部的Serang河流域）、囉心（爪哇北岸的Lasem）、不直干（爪哇東部的Prajeakan）、不者囉干（或即爪哇東部之Pananukan）、打工（爪哇島之Pakong）、琶離（Bali I.）、地漫（Timor I.）等。

至於“東洋佛坭國管小東洋”條所列地名，則在今菲律賓群島和加里曼丹島北岸一帶，包括麻里蘆（今呂宋島的Manila）、麻葉（又作麻逸，在Mindoro I.）、蒲端（或即棉蘭老島北岸的Butuan）、蘇錄（Sulu Is.）、啞陳（今班乃島的Otan）及佛坭（即渤泥，今文萊Brunei）等。

隨著時光的流逝，古今外國地名的譯音往往千差萬別。唯《南海志》不僅載及東、西洋諸名，而且根據航線的先後、近遠，把今東南亞諸國的地名予以排列，使書中地名今日仍大部依稀可辨。該書的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再加上交趾國、占城國、真臘國、羅斛國、暹國所管各地，實已包含了今東南亞的全部地區與海域。在六、七百年前的元代，中國航海者已如此熟諳今東南亞大小航道，其成就蔚為可觀。亦正是在此基礎上，方有十五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之壯舉。

(三) 明代的東西洋、中路與南洋

明初，東西洋等稱因鄭和之屢下西洋而名噪一時，進一步為人們所熟知；唯對其確切範圍的判斷，也一直眾說紛紜、聚訟不已。總的來看，明代前期的東洋和西洋一部分，大致相當於今東南亞的地區和海域。

明初對東、西洋的劃分，基本上因循元代，但略有變更。鄭和所下的西洋，總體而言即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舊港（今蘇門答臘東岸的Palembang）、暹羅、滿刺加（Malacca）等處向西，越印度洋而抵東非沿岸。其中有兩個問題須加辨析：（1）南海西部地區在明初是否仍屬西洋範圍？（2）爪哇島至帝汶島一帶的歸屬。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航線研究，隨從其艦隊西航者的實錄，如費信《星槎勝覽》、馬歡《瀛涯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等，自是重要資料。《西洋番國志》提及“蘇門答刺……其國乃西洋總路頭”，“南淳里國（即Lamuri，在蘇門答臘島北端）……西北海中有一大平頂高山名帽山（Pulau We），半日可到。山西大海即西洋也”。《瀛涯勝覽》之文大同。但如果據此就認為當時以馬六甲海峽而劃分東、西洋，似嫌過於簡單。因為這兩本書都把占城國、爪哇國、舊港國、暹羅國、滿刺加國、啞魯國、蘇門答刺國、那孤兒、黎代、南淳里國等東南亞地區，列入“西洋番國”的範疇而記述。《星槎勝覽》前集所記的東南亞地區有十四處，與上大同小異，其目錄也明確指出：“通計歷覽西洋諸番之國，風土人物之異，逐國分序，詠其詩篇”。這同元代載籍《南海志》之稱“小西洋”，顯然有一脈相承之處。故上述之南淳里並非東、西洋的分界，而是大、小西洋之分界。

另據當時下西洋艦隊所航經的地區，以至後來的《鄭和航海圖》及《東西洋考》所載的針路，明初之爪哇島一帶是被改隸西洋範疇之內的。雖然《星槎勝覽》及後來的《殊域周諮錄》稱“爪哇……乃為東洋諸番之衝要”，但此係祖襲元《島夷誌略》之文：“爪哇……地廣人稠，實

甲東洋諸番”，在明代載籍中佔極少數，實難以據其作為定論。

到了明代中期以後，東西洋名稱的內涵，尤其是涉及今東南亞的範疇，開始發生較大的變化。論及此事，首先不能不提萬曆四十五年(1617)成書的張燮《東西洋考》。該書卷五曾對東、西洋分界作出明確的斷限：“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依其所指大抵以東經110°左右(相當雷州半島以及今加里曼丹島西岸)為準，其東曰東洋，其西則稱西洋。該書之論斷因被《明史》所沿襲¹⁶，故向為後世學者所重視。不過若深究其實，《東西洋考》論斷的好處僅在於明確，至於其結論，自元代《南海志》到明代前期諸書，均有蛛絲馬跡可尋，並無太多之新意。

《東西洋考》的上述論斷，應是對元明諸書關於東西洋分界說的一個總結。而在此結論作出之際，有關東、西洋的界定已朝著新的方向大大擴展了。譬如整個東洋的概念已逐漸向東推移，“大東洋”一詞在明中葉後罕見提及，原來元代的“小東洋”(加里曼丹島北部和菲律賓群島一帶)已被稱東洋，而台灣一帶“人稱為小東洋”¹⁷。同樣西洋的概念也出現向西移的傾向。元代時，本以“小西洋”稱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南海西部；到明末，小西洋開始轉指蘇門答臘以西的印度洋區域¹⁸。

在明代中期，東洋、西洋的範圍既然分別向東、西兩個方向逐漸推移，作為中國正南方以外地區和水域的另一專名——“南洋”(相當今東南亞一帶)，遂應運而生。

前面提過，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已有“南大洋海”一詞，但它並不等於“南洋”，可視作古代“南海”之發展，是為由“南海”向“南洋”的過渡形式。真德秀的奏摺雖有“南洋”一詞，但係指泉州以南的海洋，其含義及範圍不夠明確。至於把東南亞一帶的水域稱為“南洋”，應始於何時呢？依筆者所見，最遲當可上溯到明嘉靖年間，出自鄭若曾等人所記。

鄭若曾是嘉靖初之貢生，後佐胡宗憲平倭，熟諳海事，著述良

多，包括《籌海圖編》、《江南經略》等等，另集有《鄭開陽雜著》，共凡十一卷。胡宗憲許多著作均出其手筆。在《海運圖說》中，鄭若曾記曰：“然聞南洋通番海舶專在琉球、大食諸國往來，而邊海郡邑，魚鹽貿易公私跋涉無日無之，未聞有覆溺之虞。況東洋有山可依，有港可泊，非若南洋、西洋一望無際，舟行遇風不可止也”^⑩。

關於上述這段話，《籌海圖編》所載大同小異，但出處不同。該書卷七·山東事宜·附錄載：“太倉生員毛希秉云，……然聞南洋通番海舶，專在琉球、大食諸國往來，而海島州縣常年渡海未見有覆溺之患。……他如南洋、西洋諸國，其隔閩、廣也，近則數千里，遠則數萬里，通番海舶無歲無之，使其下海必遭漂沒，人亦何苦捨生而求死哉。況東洋有山可依，有港可泊，南北不過三千里，往來不過二十日；非若南洋、西洋一望無際，舟行而再不可止也”。依此所記，其文應出於毛希秉言。唯《籌海圖編》雖著胡宗憲之名，實由鄭若曾執筆寫成，故二文均有他的參與^⑪。因此，在明朝嘉靖年間，約十六世紀中，中國已出現介乎東洋、西洋之間的“南洋”以及“南洋諸國”的明確記載。

除了“南洋”一詞外，明代中期也有些載籍，以“中路”來指稱東、西洋之間的海域，見於《殊域周諮錄》：“自廣州舶船往諸番，出虎頭門，如入大洋，分東西三路：東洋差近，周歲可回；西洋差遠，兩歲一回；宋於中路置巡海水師營壘。”^⑫這說明當時“南洋”一詞之使用尚不普遍，但“中路”與“南洋”之地域大致相當，均介乎東洋、西洋的中間。由上可見。今東南亞大部地區在明代中葉，已有了“南洋”等比較統一的名稱，此則殆無疑義。

(四) 清代的南洋與東南洋

明末清初，由於西方傳教士大批東來，促進了西學之東漸。繪製地圖的科學方法之引進，地理學知識之不斷增加，使得人們對海洋

的認識愈益進步。當時東、西洋的概念與範圍逐漸向東、西兩方伸展，越來越接近世界的真實情況。清初，有些輿圖與載籍已經把日本、琉球一帶標為小東洋²⁴。而陳倫炯《海國聞見錄》(雍正八年即1730年成書)則以朝鮮、日本、琉球為東洋。該書又將印度沿岸及印度洋指為小西洋，以歐、非等洲為大西洋。及至近代，大小東洋、小西洋等稱漸漸廢棄不用。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東洋被用來稱日本及其一帶的水域，西洋則成了今歐、美之間廣闊海域——大西洋的專稱。這已是盡人皆知，毋庸贅言了。

在清代，“南洋”一名已被普遍採用，《海國聞見錄》並有“南洋記”的專條。不過其南洋尚未能包括今東南亞的全部地區，必須將“南洋記”與“東南洋記”兩個專條綜合起來才行。為明確瞭解當時海域的劃分，茲將該書這兩部分略加分析於下。

《海國聞見錄》的“東南洋”之範圍係自台灣南下，沿菲律賓群島而抵加里曼丹島北部的文萊，或至今印度尼西亞的馬魯古群島。其所載地區包括呂宋(Luzon I.)、利仔反(Legaspi，在呂宋島東南)、甘馬力(Camarines，在呂宋島東南部)、班愛(Panay I.)、惡党(指Negros I.，或Panay島上的Otan)，宿務(Cebu I.)、貓務煙(應指Bohol I.)、網巾礁腦(Mindanao I.)、蘇錄(Sulu Is.)，以及吉里問、文萊、萬老高、丁機宜等處。

文萊即今Brunei。萬老高指今印尼的馬魯古群島(Maluku Is.)，或專指其中之德那第島(Ternate I.)。這二名今地的比定，問題不算太大，比較困難的是“吉里問”與“丁機宜”。此吉里問非蘇門答臘東岸外的卡里摩(Karimun)群島，亦非爪哇島北岸外的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島。依該書所記，“蘇錄……西鄰吉里問，又沿西文萊”，“呂宋至吉里問三十九更，至文萊四十二更，此皆東南洋番國”，故應在蘇錄與文萊之間尋之，或在今馬來西亞的沙巴(Sabah)沿岸，或在菲律賓巴拉望島(Palawan I.)西南端的Canipaan一帶。至於丁機宜，依該書所載地望為：呂宋“其東南，又有萬老高、丁機宜二

國，……水程呂宋至萬老高一百七十四更，到丁機宜二百一十更”，“由馬神至芒佳虱，水程二十七更。復繞而之東，即係丁機宜，東北係萬老高”。則它既非馬來半島南岸一帶的丁加奴(Trengganu)、哥打丁宜(Kota Tinggi)或丁宜(Tinggi)島，亦非蘇門答臘島東岸一帶的直名丁宜(Tebingtinggi)或英得臘其利(Indragiri)河流域。據宋、元、明載籍所記地名與航路，該地很可能在印尼蘇拉威西島東岸外的曼涯群島(Banggai Is)，也可能指馬魯古群島的提多雷(Tidore)島上之Tongaai。但不論此二地的考訂如何，上述“東南洋”大致相當於《南海志》的小東洋，或《東西洋考》中的東洋。

《海國聞見錄》的“南洋”所包自安南而下，至柬埔寨、暹羅；或由馬來半島東岸南下至蘇門答臘、爪哇；以及由加里曼丹島西北岸南下，向東轉至蘇拉威西島一帶。具體地名有：安南(交趾，越南北部)、廣南(順化，越南中部)、祿賴(西貢Saigon，越南南部)、柬埔寨(Cambodia)、昆大嗎(河仙Ha Tien，越、柬交界)、暹羅(Siam，今泰國)、斜仔(泰國西南的Chaiya)、六坤(泰國的Nakhon Srithamarat)、宋腳(泰國的Songkhla)、大咩(泰國的Patani)、吉連丹(馬來西亞的Kelantan)、丁噶叻(Trengganu)、彭亨(Pahang)、柔佛(Johore)、麻刺甲(Malacca)、亞齊(印尼蘇門答臘北岸的Aceh)、萬古屢(蘇門答臘西岸的Bengkulu)、噶喇巴(Kalapa，今印尼首都Jakarta)、下港(Sunda，爪哇西北岸一帶)、萬丹(爪哇西北的Banten)、池間(今Timor I.)、朱葛礁刺(Sukadana，在加里曼丹島西岸)、馬神(Bandjarmasin，在加里曼丹島南岸)、芒佳虱(今印尼蘇拉威西島西南的Macassar)。

由上可見，《海國聞見錄》的“東南洋”加上“南洋”，即相當於今東南亞的地區與海域。同時，在清代中期，已有更多的載籍提及“南洋諸國”^②。而且出了不少以“南洋”為書名的專著，如藍鼎元《南洋事宜論》、吳曾英《南洋各島國論》、佚名《南洋述遇》、顏斯綜《南洋蠡測》等等。

總之，自漢代揚雄、劉熙等的“南海”至南宋周去非的“南大洋

海”，由南宋真德秀的“南洋”到明代鄭若曾所記的“南洋”，從清代陳倫炯的“南洋”、“東南洋”以至近代“南洋”之等同於“東南亞”，中國對今東南亞地區、海域的認識及稱呼，經歷了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其間，各種古籍的地理概念雖不無值得商榷之處，唯仍包含有頗為合理的內涵，應由吾人進一步發揚光大。

註釋：

- ① 參見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1981, p.3 (Fourth edition)。
- ② 拙文〈古代南海交通史上的“海”“洋”考釋〉，載《廈門大學學報》1981年史學增刊；〈東西洋考釋〉，載《東南亞研究會通訊》1981年第二期。
- ③ 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
- ④ 大瀛海、裨海均見《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所載驍衍的“大九州說”。
- ⑤ 漲海一名始見於三國載籍，如康泰《外國傳》、萬震《南州異物志》、謝承《後漢書》。其含義泛指中國南方以外的廣大海洋，包括南海、西海在內。詳見拙文〈漲海考〉，原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後收入《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 ⑥ 《藝文類聚》卷六引。
- ⑦ 《釋名》卷二，釋州國。
- ⑧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泉州中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卷十五，〈中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 ⑨ 《夢梁錄》卷二。前述諸洋名之考釋，參見筆者與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
- ⑩ 卷八，〈中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卷九，〈中樞密院措置軍政狀〉；卷十五，〈中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 ⑪ 趙德麟：《侯鯖錄》卷三。
- ⑫ 卷八，〈中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 ⑬ 陳大震、呂桂孫所撰《南海志》原有二十卷，今存唯大德刻本卷六至十（北京圖書館館藏）。另《永樂大典》卷一一九〇七錄有部分。
- ⑭ 明黃衷《海語》卷中云：“酴醾，海國所產為盛，出大西洋國者，花如中州之牡丹。……五代時與猛火油俱充貢，謂薔薇水云”。據《嶺外代答》、《諸蕃志》等書，薔薇水出於大食諸國。
- ⑮ 關於《南海志》所載全部東南亞地名及其考釋，詳見拙著《中外交通史》第364-369頁，香港學津書店1987年出版。
- ⑯ 見《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婆羅”。
- ⑰ 《東西洋考》卷九，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謝方點校本，第185頁。
- ⑱ 見艾儒略《職方外紀》卷一至四。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則以小西洋指印度或其東西兩岸。
- ⑲ 《鄭開陽雜著》卷九。
- ⑳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一七〈海防九·山東事宜〉也錄有《籌海圖編》所載的毛希秉言論。
- ㉑ 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八。
- ㉒ 武英殿版：《輿地全圖》。
- ㉓ 見謝清高《海錄》。

（載新加坡《亞洲文化》16期，1992年6月；另刊於《鄭和研究》15期，1992年11月）

“南洋”範圍演變略表

今	越	東	老	緬	泰	馬來亞(西馬來西亞)	新加坡	蘇門答臘(印度尼西亞)	爪哇(印度尼西亞)	帝汶(印度尼西亞)	馬魯古(印度尼西亞)	蘇拉威西(印度尼西亞)	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亞)	沙撈越(東馬來西亞)	文萊	沙巴(東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南	寨	撾	甸	國												
宋代	《嶺外代答》	東大洋海															
	《真西山文集》	南大洋海															
元代	《南海志》	交趾	真臘	暹國	羅斛	單馬令管	三佛齊管	閩婆管	單重布囉管		〔東洋〕						
		占城					小西洋		大東洋		小東洋						
明代	《島夷誌略》	(小)西洋															
	《西洋番國志》	(小)西洋															
	《海運圖說》	南洋															
	《殊域周諮錄》					中路		東洋									
清代	《東西洋考》	(小)西洋															
	《海國聞見錄》	南				南洋				東洋							
近代		東				南				亞				(南洋)			